

# 战争、医院与外交： 全面抗战之初的教会医院(1937—1938)\*

李传斌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会医院处于“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的地位,其处境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国家与日本在远东的外交关系。教会医院虽遭到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轰炸、占据、劫掠等侵害,但从宗教与世俗的目的出发,继续在华开展工作,积极从事战时医疗救助等活动。欧美各国为保护教会医院虽与日本进行了交涉,但在其整体对日妥协的政策下,这些交涉显得较为软弱,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日本虽然声称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但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切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远东政策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教会医院 战争侵害 外交

教会医院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教会医院在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获得较大发展。到1937年,基督新教在中国所办教会医院有268所<sup>①</sup>,天主教会办有医院107所<sup>②</sup>,另有相当数量的诊所。教会医院在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本土化迈进,但其外来的西方色彩难以改变,仍然归属于外国教会管理。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各教会所属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因此,当时教会医院在中国是“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sup>③</sup>不过,教会医院的工作环境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渐恶化,即便是其在国际法上应得到的保护也成为问题。在此背景下,教会所属国的立场、教会医院的应对都成为欧美各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重要表征。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14ZDB045)、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3B073)的阶段性成果。

① K. C. Wong, “The Council on Medical Missions”,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21<sup>st</sup> issue, 1938 - 1939, pp. 334, 335.

② Joseph I. Parker ed., *Interpretative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World 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and London: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8), p. 35.

③ “34 Christian Hospitals Suffer Under Impact of Wa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ober 15, 1938.

文拟探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间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境遇,以加深对抗战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sup>①</sup>及战时外交的认识。

## 一、战争破坏与各界的舆论反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多个方面侵害了第三国在华利益与生命财产安全。<sup>②</sup>日本这种“违反国际公法及不顾人道之行为”主要有:侵害第三国的主权,伤害第三国人民的生命,侵害第三国人民的财产,摧毁第三国的宗教慈善及文化机构。<sup>③</sup>在此背景下,教会医院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多种侵害。

教会医院首先遭受的战争灾难,是日军飞机的无差别轰炸。这种对非军事区域、非军事设施进行的军事行动完全是违背国际法的。1938年,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指出:“现今空中轰炸,在原则上虽未经国际法完全禁止,然而依照海牙规则及一般国际法原则,至少受有以下之限制:(一)‘不设防的’城市不得轰击。(二)就令轰击‘设防的’城市,亦务须保全宗教学术慈善等类建筑物,并务要避免殃及平民。(三)专对平民之生命财产实施轰击,则是绝对禁止的。”<sup>④</sup>然而,日军对此却毫无顾忌。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各地的轰炸。日机在轰炸时完全不顾各地教会医院,以及其他机构所悬挂的外国旗帜、红十字等标识。1937年9月12日,日机轰炸惠州惠安医院时,医院悬挂有美国国旗,但日机并不理会。<sup>⑤</sup>1938年,日机多次轰炸郑州,美国浸信会华美医院“虽已悬挂美国国旗,但竟被日机轰炸三次”;5月13日,宋美龄视察华美医院时,该院又遭到轰炸,病人被炸死一人,“医院旁之教会房舍亦被炸毁”<sup>⑥</sup>，“周围落七弹，一弹落院内，毁房二间，及围墙十余丈，死伤避难平民十余人”。<sup>⑦</sup>日机轰炸不设防城市韶关时,对屋顶绘有德国国旗的德国教会医院进行两次轰炸,导致医院全部被毁。<sup>⑧</sup>日军的轰炸虽然未致教会医院的外籍人员死亡,却造成一些中国籍职员、病人的伤亡。

此外,多个国家在华天主教会医院也遭到日机轰炸。1938年4月,日机轰炸武汉时,美国天主教会的圣约瑟医院遭到轰炸,所幸破坏轻微。<sup>⑨</sup>6月,日机轰炸广州时,法国天主教会的韬美医院遭到轰炸,损毁严重。<sup>⑩</sup>9月,日机轰炸信阳,“城内德籍天主堂医院医室,亦全部被炸毁,损失

① 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邓杰:《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成先聪、陈廷湘:《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另有学者对战时教会医院作过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南京鼓楼医院。如,张生、陈如芳:《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经盛鸿:《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金陵大学鼓楼医院》,《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顾碧:《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鼓楼医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09年;郭昭昭:《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

② 王瑞珍:《有关日本对在华第三国侵害的一些情况》,《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我全国各地被敌滥炸统计》,汉口《申报》,1938年7月25日,第2版。

④ 周鲠生:《战时外交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编印,第112页;另见周鲠生等《日本暴行与国际法》,独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页。

⑤ 《敌机昨又轰炸惠州美教会医院》,上海《申报》,1937年9月14日,第2版。

⑥ 《澳籍医生特里美云详谈前线服务经过》,香港《申报》,1938年9月19日,第4版。

⑦ 《郑州六安昨均被狂炸》,汉口《申报》,1938年5月14日,第1版。

⑧ 《韶关英医师来港谈敌机炸韶之惨况》,香港《申报》,1938年5月28日,第4版。

⑨ 《武昌教会医院学校遭空前轰炸》,《真光杂志》第37卷第8号,1938年8月,第54页。

⑩ 《敌机飞越沙面英领提抗议 法医院被炸损失极巨》,汉口《申报》1938年6月7日,第1版。

甚重”。<sup>①</sup>

轰炸之外,日军还违背国际法,对占领城市内的教会医院加以抢劫或占据。有的教会医院在此严重危机之下,不得不关闭。据基督教会方面统计,到1938年3月,被占、受损、被劫、被毁的新教教会医院有14所<sup>②</sup>;到该年10月,数量增至34所,其中因直接炸中而被毁者11所、遭抢劫或炮毁者12所、被日军强占者7所、因战争关系而被迫停办者4所。<sup>③</sup> 详见表1:

表1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教会医院、诊所遭受日军破坏统计表

地点	教会医院名称	受损情况
南通	基督医院	被毁
扬州	浸会医院	被占
保定	思侯医院	受损
周村(山东)	复育医院	受损
太原	萧菲医院	受损
无锡	普仁医院	被劫
常熟	教会医院	被劫
上海	同仁医院	受损
上海	西门妇孺医院	受损
上海	上海疗养院	被占
上海	伯特利医院	被毁
上海	安息日会靶子路诊所	被占
苏州	博习医院	被占
苏州	福音医院	被毁(部分)
苏州	更生医院	被毁(部分)
苏州	上津桥妇孺医院	被毁(完全)
南昌	康成妇幼医院	受损
桥头镇(江苏句容)	安息日会诊所	被毁
湖州	福音医院	被占
泰州	福音医院	关闭
如皋	长老会医院	关闭
定县	救世军仁民医院	关闭
江阴	福音医院	被毁
郑州	基督教普爱医院	受损
海州	义德医院	被劫
嘉兴	福音医院	被占
松江	松江医院	被占

① 《敌机狂炸信阳 德教会医院全部被毁》,《新华日报》,1938年9月13日,第2版。

② 王吉民:《会务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份),《中华医学杂志》第24卷第5期,1938年5月,第353页。

③ 《日机滥肆轰炸 教会医院被毁甚多》,上海《申报》,1938年10月12日,第9版;《国难以来教会医院被毁甚多》,《真光杂志》第37卷第11号,1938年11月,第52页。

续表 1

地点	教会医院名称	受损情况
盐城	普爱医院	关闭
泰县	福音医院	受损
浏河	惠中医院	被毁
南宁	小乐园医院	受损
惠州	惠安医院	被毁
梧州	思达公医院	被毁
武昌	安息日会诊所	被毁

资料来源：“34 Christian Hospitals Suffer Under Impact of Wa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ober 15, 1938; “Survey on Mission Hospital Lo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XX., January 1, 1939, p. 52.

上述调查统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教会医院的处境与遭遇。但是,这些统计仅涉及新教教会医院或诊所,且是不完整的,有的新教医院或诊所被遗漏。如,北京美以美会的同仁医院虽然幸运地未遭受战争影响,但其分支机构西山肺病疗养院却因战争的威胁而被迫关闭<sup>①</sup>;前文提及的韶关德国教会医院也是被日机炸毁的。此外,尚有一些天主教会开办的医院受到破坏或侵扰,如前文提到的广州韬美医院、武汉圣约瑟医院、信阳天主堂医院等。因此,截至1938年10月,中国各地教会医院、诊所受日军破坏和侵扰的有近40所。

具体而言,各教会医院遭受侵害的方式、程度和情况并不相同。地处交战区的教会医院遭遇的侵害比较严重。如,江阴福音医院虽有明显的美国标识,仍遭到日机轰炸,并在日军占据江阴时又遭到其故意的焚毁。<sup>②</sup>有的教会医院还遭受日军其他方式的侵扰。1938年6月,一些美籍医师、护士证言:吴兴美以美会的福音医院“已为日军占领,作为日军司令部,屋顶上架设高射炮”;苏州长老会医院被日军“强迫‘租用’”,“虽经美国领事当局及医院管理处屡次抗议,亦无效果”;扬州浸礼会的浸会医院被日军“改作伤兵医院”;如皋的长老会医院“前有华籍职员六十人,均被日方逐出,更被迫迁入日方设立之难民收容所居住”;芜湖美以美会的弋矶山医院“华方职员为日方横加压迫”。<sup>③</sup>

日军对教会医院的轰炸与破坏,是对国际法与人道主义的肆意践踏。这引起了教会医院,以及教会、世俗各界正义人士的强烈反对。

各教会医院和所属教会通过多种方式要求本国政府对日本提出抗议,制止战争。1938年6月,30名美籍医师、15名美籍护士,“以日寇前允苏州教会医师回至原地服务,但拒不履行,顷特为此,通过决议,呈请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引者注)再度对日抗议。同时日方没收之美侨财产,应即请日方归还”。这些医护人员还发表宣言,揭露日军的野蛮行径。对此,有媒体称:“英美政府,因日方拟封锁中国门户,并拒绝实施日前之诺言,故决对日加以经济上之压力,此间美籍医生之决议书,适于此时通过,故当能发生相当影响。”<sup>④</sup>有的教会联合起来要求抗议日本政府。由于八

① “Hopkins Memorial Hospital”,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e Forty-fifth Session, 1938*, pp. 226-227.

② Lawrence D. Kessler,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1895-1951: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 118.

③ 《敌霸占美教会医院》,《新华日报》,1938年6月23日,第3版。

④ 《敌霸占美教会医院》,《新华日报》,1938年6月23日,第3版。

一三事变后南通、广州、南昌、献县等地教会医院接连遭到日军炸毁,上海的“英美法各国教会总机关,已被炸惨状向各西国教会当局详细报告,并请求联合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俾制止惨无人道之暴行”。<sup>①</sup>

各种具有西方背景的媒体及时报道日军对教会医院的侵害情况,抨击日军在华暴行。它们当中既有基督教会在华所办《兴华》《真光杂志》《教务杂志》等报刊,也有《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等外国在华报刊,还有《纽约时报》等外国报刊。作为教会医院的受害亲历者,教会医院的外籍医生和护士通过这些媒体发表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日机轰炸广东韶关时,救世医院虽未被击中,而其主任医师克弥尔(英文姓名不详——笔者注)却目睹了当地德国教会医院被炸的惨状,所以他通过《申报》,披露日机轰炸该院的事实,指出:“此种轰炸外人医院,国际人士对侵略国,已得一新认识。”<sup>②</sup>无锡普仁医院的李克乐(Claude M. Lee)将自己在1937年10月16日至11月21日的日记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增刊《中国之毁灭》,除揭露日军暴行之外,还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和对中国受害者的同情。<sup>③</sup>美国护士麦文果(Vincoe Mushrush)以亲身经历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的感受,在美国报刊上撰文介绍该院被炸的情形,希望“早日实现和平”。<sup>④</sup>此外,美国传教士周以德(Walter Heary Judd)担任山西汾阳医院医生时,目睹了日本侵华战争暴行,从而使他认识到美国应当改变绥靖政策,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1938年7月,他离开汾阳返回美国后,积极宣传反对日本侵华战争。<sup>⑤</sup>

中国各界对日军轰炸、侵犯教会医院等非军事设施予以揭露,指斥日本上述行径违背了国际法。1938年6月,广东文化界人士就日本肆意轰炸,向国际反侵略大会、欧美文化界领袖、国际文化团体等发出宣言,揭露日军轰炸非军事区域、医院等暴行。<sup>⑥</sup>同年7月,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各地予以响应。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对一年来日本轰炸中国城市及第三国在华设施做了统计,并在《申报》上刊布。<sup>⑦</sup>7月22日,蒋介石致电国际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揭露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并将医院等作为轰炸目标;同时指出“日本蔑视人类之共同法则,于今为烈,世界舆论与国际团体虽一致谴责,各国政府虽提抗议,日本军事当局则置若罔闻”,“贵会之热心努力,弥足感佩,深望贵会能完成使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sup>⑧</sup>中国学者还从法理上批驳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周鲠生的《战时外交问题》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与此同时,《申报》《新华日报》《国际言论》《上海医事周刊》《中华医学杂志》等报刊均有相关报道或评论。1937年9月14日,《申报》对日本轰炸悬挂美国旗的惠安医院评论道:日本“显然对国际公法及人道毫无顾忌,其狂妄之态,暴露无遗”。<sup>⑨</sup>《国际言论》在报道南通基督医院被炸时,指出:“敌机之轰炸目标,除文化机构之外,竟及于医院,实为全世界文明国家

① 《各国教会将联合对日严重交涉》,《真光杂志》第36卷第11号,1937年11月,第55页。

② 《韶关英医师来港谈敌机炸韶之惨况》,香港《申报》,1938年5月28日,第4版。

③ 《日军轰炸无锡实录——1937年美国医师李克乐在锡日记选摘》,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印,第216—217页。

④ 穆文珂(Vincoe Mushrush,即麦文果——引者注)著,墨农译:《基督医院是怎样被炸的》,《宇宙风》第65期,1938年4月1日,第183—184页;李江:《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事实》,王栋云主编:《博物苑》(总第13期),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88—94页。

⑤ Edward J. Rozek ed., Walter H. Judd: *Chronicles of a Statesman* (Denver: Grier & Company, 1980), pp. 10-12.

⑥ 《粤省文化界揭露敌机暴行 通电向全世界呼吁》,汉口《申报》,1938年6月15日,第1版。

⑦ 《我全国各地被敌滥炸统计》,汉口《申报》,1938年7月25日,第2版。

⑧ 《蒋委员长呼吁保卫平民安全》,汉口《申报》,1938年7月23日,第1版。

⑨ 《日机轰炸惠州美医院 美总领事向日交涉》,上海《申报临时夕刊》(第25号),1937年9月14日,第1版。

之公敌。”<sup>①</sup>

然而,中外的正义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战争波及范围均有教会医院遭到侵害;而且,受到侵害的教会医院在空间分布和数量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日军侵害欧美各国在华教会医院的野蛮行径,实际上也体现了战争背后的国际关系。就日本而言,侵害教会医院可以说是其全面侵华之初蔑视第三国在华利益的结果;就欧美各国而言,教会医院之所以遭到连续不断的侵害,正是其对日本侵华所持妥协态度的产物。在此背景下,教会医院及其所属各国如何应对,都体现了战时远东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国际关系。

## 二、教会医院在困境中的维持与应对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教会医院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教会医院的正常工作与发展。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侵扰,使教会医院常常面临安全、经费、设备、医药供给和病人治疗等方面的困难。因此,如何应对非常状态,维持运营,成为教会医院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教会医院以及其他外国在华机构面临战争危机之际,欧美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主张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侨民撤离危险地带。有的教会机构和传教士在战事危急之际,暂时撤离。然而,面对战争的危险状态,教会医院职员出于政治、宗教、医疗等因素考虑,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以南京的鼓楼医院为例,有学者指出该院职员留下来工作的原因有:职业要求、人道主义精神、传教、保护财产。<sup>②</sup> 总体而言,中国各地的教会医院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教会医院作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医疗机构,因其所属国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而具有中立的国际背景。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使教会医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战争带来的侵害,如通过悬挂所属国国旗等方式,获得保护,从事战时救护工作。对于日本轰炸、侵占、抢劫等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各教会医院可以通过本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议。各国在华势力一定程度上给教会医院提供相应的支持,有时也为之提供诸多便利。如,安徽芜湖的教会医院在日军占领芜湖后,“英美两国兵舰,常常来往芜湖之间,带来医院杂用医药品不少,尤其在最紧急之期内,并代运输邮件及院内日常急需品”。<sup>③</sup> 欧美各国为反对日军侵害教会医院等设施还提出了外交抗议。因此,教会医院虽然面临战争破坏,但绝大多数仍然能够在战争状态下继续存在于日占区。这一切都是教会医院的职员选择继续在华工作的重要前提。

其次,人间道义和宗教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教士在非常状态下继续从事各种工作。从事战争救助活动是基督教关爱人类的重要体现,故不少传教士都主张留华服务。如,美国在华传教士面对本国政府“下令侨居中国之人民,全部撤退”,决定暂不撤离,其理由是“在华传教,亦已数十年,平日所办之教堂医院学校,及各种慈善事业,颇具成绩,且极得中国人民之信赖,现值战争开始,正为教徒宣扬基督教博爱和平精神之时期”。<sup>④</sup> 美国差会也在宣言中称:“现在教士所最关怀者,即欲在此紧要时期,与其中国同工共患难,相扶助。今日恐怖之局势,虽或认有长期之可能。但教士

<sup>①</sup> 《南通美国医院被炸》,《国际言论》第2期,1937年9月,第113页。

<sup>②</sup> 张生、陈如芳:《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07—108页。

<sup>③</sup> 《芜湖医院不断工作》,上海《申报》,1938年10月11日,第8版。

<sup>④</sup> 《美教徒不愿撤退宣扬基督教义》,《真光杂志》第36卷第10号,1937年10月,第51页。

乃毕生为道工作,故视服务机会较重于个人性命之安全。”同时指出传教士与中国同事在长期的工作中结成了友谊,“其在华服务,亦本其志愿,今日中国同道正在患难痛苦之中,故各教士均不忍舍弃其地位。在此危难紧急之秋,外国教士能与中国同工共处,并予以道德上之援助,此实足以表现我基督教将来之长进也”。<sup>①</sup>就教会医院本身而言,它在20世纪是作为社会福音的重要形式而存在的,与19世纪时作为打开传教大门的工具已有很大差异。服务社会成为教会医院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不少教会在战争来临之际,主张充分利用教会医院的特殊地位,积极开展医疗救助活动。南京鼓楼医院威尔逊(Robert O. Wilson)等人的选择就是最好的例证。1937年12月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对南京的美国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要求那些盼望离开的美人于次日离开南京,南京鼓楼医院的威尔逊医生及其同事们却不愿意撤下病人离开。<sup>②</sup>

最后,教会医院的生存与维持得到了中外各界的支持。据统计,当时在中国从事服务的外国教会医生和护士有600人。<sup>③</sup>在战争状态下,仅靠这些人是无法维持教会医院运作的。所以,各界的支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教会医院虽多由外籍职员负责,但华籍职员仍占据多数。据统计,当时所有新教教会医院有中国籍医生530人,毕业护士1000人,护士生4000人,他们构成了从事各种服务的“核心成员”。<sup>④</sup>这些中国籍职员怀着宗教服务精神和服务本国的精神从事各项工作,对外国医生、护士的各项工作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于是,教会医院里的中外职员顶住了各方面压力,使医院工作能够在恶劣环境下继续进行。北京同仁医院、山东临清华美医院为了能够正常运作,实行职员减薪,以减少开支。<sup>⑤</sup>湖州福音医院的职员甚至四个月未领薪水。<sup>⑥</sup>

英、美等国的教会积极支持在华教会医院。1937年9月13日,英国各重要教会团体在伦敦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中国境内现有之紧急情形,闻与会者感觉有对于中国兵民予以医药等援助之绝大机会,各教会应积极努力,不独维持原有之医院工作,且当增多医院人员并扩充其设备,庶对于任何国人之因战受伤者,予以有效的援助”。<sup>⑦</sup>美国各差会就传教士非常时期在华工作,指出“中国此后救护工作,至为紧急。极需多数医师与护士之服务”。<sup>⑧</sup>

在中国,全国基督教联合会、中华医学会教会医事委员会(以下简称“教会医事委员会”)等教会组织,积极支持教会医院从事医药救助工作。全国基督教联合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使中国各地教会医院,对于战时救济工作,获得最大限度效果起见,设法向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招聘十二位医师来华,加入现存之医药机关,帮同工作。据目前计划,医师由美国聘请者两人,英国者四人,加拿大者一人。所有医师抵华后,将指派前往需要增加医师之各教会医院”。<sup>⑨</sup>教会医事委员会直接为教会医院服务,积极协调海外差会与国内教会,为教会医院提供经费、医药、人员等方面的帮助。淞沪会战爆发后,教会医事委员会致电英、美差会,“请其注意工作区内各教会医院之需要,

① 《美国差会关于宣教士于非常时期在华工作之宣言》,《兴华》第34卷第43期,1937年11月10日,第14页。

②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③ Wilber C. Harr ed., *Frontie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Since 1938*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2), p. 17.

④ Wilber C. Harr ed., *Frontie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Since 1938*, p. 17.

⑤ “Hopkins Memorial Hospital”,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The Forty-fifth Session, 1938), p. 226; *Annual Report of the Lintsing Memorial Hospital, Lintsing, Shantung, China, 1937*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38), p. 11.

⑥ 弗雷德·普鲁斯普·孟杰(F. P. Manget)著,凌伟权译:《关于湖州福音医院的工作报告》,《湖州文史》第5辑,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179页。

⑦ 《英教会团体决定扩充在华医院设备》,《真光杂志》第36卷第10号,1937年10月,第51页。

⑧ 《美国差会关于宣教士于非常时期在华工作之宣言》,《兴华》第34卷第43期,1937年11月10日,第14页。

⑨ 《基督教联合会聘请外籍医师》,香港《申报》,1938年6月16日,第2版。

并请予以相当之补助”。1938年7月,教会医事委员会再次向相关差会呼吁,“请其尽力补助沦陷区中教会医药工作,并请以前回国休假之医士回华复职”,继续工作。各差会对教会医事委员会的两次呼吁均予以回复,并表示“赞允”。在医药方面,教会医事委员会在沪宁相继沦陷后,将海外接济的医药“以各种方法”输送给教会医院,截至1938年12月,华北、华东、华南约有63所医院,“共收免费药品约值国币五万元”。教会医事委员会还“帮同各教会医院购买巨量药品,血清,疫苗,仪器,及其他用品”。1938年6月,教会医事委员会为弥补医师不足的问题,“请求英美教会派遣医师来华”,美国方面答应派遣四名医师来华,年底即有三人来华。<sup>①</sup> 该会亦积极向各教会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提供药物援助。详见表2:

表2 1938年4—8月教会医事委员会对各地药品援助统计表

时间	药品援助批次	分发医院、诊所
1938年4月	10	无医院、诊所的具体数量,皆为杭州、苏州、福州、松江、宁波、莫干山等地医院。
1938年5月	13	13所(皆为教会医院和诊所,分布在山东、江苏、浙江三省)
1938年6月	18	18所(其中14所为教会医院、诊所,分布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省)
1938年7月	20	16所(其中12所为教会医院、诊所,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
1938年8月	13	19所(其中6所为教会医院、诊所,分布在山东、江苏、浙江三省)

资料来源:王吉民:《会务报告》(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中华医学杂志》第24卷第6期、第7期、第8期、第9期、第10期,1938年6、7、8、9、10月,第497、554—555、641—642、764—765、888页。

此外,教会医院还得到欧美国家世俗力量的支持和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就是重要的例证。1938年1月,他向国务卿赫尔和美国红十字会表示援助中国民众的意愿,并愿意为医疗援助提供经费支持。<sup>②</sup>

由于各地环境不同,教会医院的战时应对有所差异。地处后方的教会医院继续开办,有的还派出医务人员到前线服务。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有的后方教会医院也面临遭受轰炸的危险。交战区和敌占区的教会医院所处环境相对恶劣,应对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教会医院具有服务大众的特性,不像教会学校那样拥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所以没有像许多教会学校那样选择大规模的内迁。如,齐鲁大学附属的齐鲁医院留在济南继续工作,金陵大学附属的鼓楼医院只是部分内迁。少数教会医院也有内迁的考虑。如,苏州博习医院在淞沪会战结束后,因形势紧张,派部分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内撤,“拟往内地开设后方医院”;但是,内撤人员“中途遇盗,仪器被劫,不能西进”,博习医院因此而停办。<sup>③</sup> 当然,也有教会医院在当地战事紧张之际,部分职员选择向内地撤离。

总体而言,地处交战区和敌占区的教会医院应对战争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少数教会医院因遭到战争破坏而停办;二是个别停办的教会医院又重新开办。各个医院停办与重办的间隔长短不一。临清华美医院在战局紧张之际,因医护人员的撤离而短暂停闭,随即由地方教会聘人重新开办。<sup>④</sup> 有的教会医院停办时间则稍长。如,天津的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婴医院因日军侵入

① 《教会医事委员会报告》(民国廿六年四月至民国廿七年十二月),《中华医学杂志》第25卷第8期,1939年8月,第541—543页。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Vol. IV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 571.

③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1986年铅印本,第10页。

④ *Annual Report of the Lintsing Memorial Hospital, Lintsing, Shantung, China, 1937*, p. 10.



天津而停业,半年后才重新开办;苏州博习医院在停业近一年后,于1938年10月重办;南通基督医院1937年遭到轰炸后,“业务被迫停顿”,1939年“方才恢复”。<sup>①</sup>三是少数教会医院因所在地环境恶劣而迁至附近开办,形势有所好转后再回原地继续举办。江阴福音医院、惠州惠安医院、湖州福音医院等即属于这种情况。如,湖州福音医院院长孟杰鉴于该院地处交通线,担心战事影响,不得不撤至杭州从事医疗服务工作,1938年重回湖州。<sup>②</sup>与以上三所教会医院不同的是,上海同仁医院虽然只是在上海本地迁移,但数月之中迁移三次。淞沪会战爆发后,该院因地处交战区,不得不迁至安全地带,借用圣约翰大学的校址,后因军事当局告知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区”,只好在两周后另租海格路天主教女校,随后又因故不得不在12月初重新租房。<sup>③</sup>四是继续在原址开展工作。这是多数教会医院的选择,只是有的医院继续由外国医生主持,有的因外籍职员的撤离或休假而改由中国职员维持。

在战争状态之下,从事各种救助活动成为教会医院的重要工作。南京鼓楼医院的工作尤其值得注意。该院在南京沦陷前,积极救治受伤官兵和民众;南京沦陷后又收容难民,救助受伤民众。事实上,各个交战区及其附近地区的教会医院大多从事与南京鼓楼医院相似的几种工作。

一是救助受伤官兵。七七事变后,同仁医院、道济医院就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的救护活动。<sup>④</sup>此后,随着交战区域扩大,各地教会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收治大量受伤官兵。以山西汾阳医院为例,当时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的伤兵就“经各种渠道”住进该院,其中有李仙洲、李天佑等国共高级将领。该院的美国医生周以德亲自手术,治愈了身受重伤的李仙洲。<sup>⑤</sup>美国浸信会在绍兴创办的福康医院,积极收治前线伤兵,且连续举办三期护理员培训班。这些培训后的护理员除本院使用外,绝大多数被派往城内各个军事医院从事服务工作。<sup>⑥</sup>

二是收治受伤民众。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1937年8月14、23、28日,上海的南京路等地遭到轰炸,三天之中分别有80、50、40名受伤严重的市民被送到该院;8月24日该院的病床占有情况达到顶点,即315个,许多人被安置在各病房地板的木板床上。<sup>⑦</sup>广州的博济医院在1938年5—8月先后收治485人,其中仅6月6日一天就收治156名受伤市民。<sup>⑧</sup>一些教会医院还拍摄了遭到日军残害的中国人的照片,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sup>⑨</sup>

三是收容难民。教会医院有第三国机构的身份,故不少民众选择教会医院作避难之所。于是,南京鼓楼医院、芜湖弋矶山医院等在城市沦陷后,纷纷开办难民所,收容避难的中国民众,并提供相应保护。同时,一些教会医院的外国职员还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收容和救助难民。如,南通基督医院的美籍护士麦文果在南通沦陷后,收容并保护难民,被称为“南通的魏特琳”。<sup>⑩</sup>

四是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战乱之中,难民的疾病防治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许多教会医院在

①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页。

② 弗雷德·普鲁斯普·孟杰著:《关于湖州福音医院的工作报告》,《湖州文史》第5辑,第178—180页。

③ 《同仁医院1937年报告》,《上海医事周刊》第4卷第31号,1938年8月1日,第4页。

④ 刘大成等编:《“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地区抗日活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⑤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全国政协《晋绥抗战》编写组编:《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⑥ “The East China Mission”,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ne-hundred-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Presented by the Board of Managers at the Annual Meeting held in Milwaukee, Wis., May 26 - 31, 1938* (Philadelphia: The Judson Press, 1938), p. 84.

⑦ E. S. Elliston, *Ninety-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1844 - 1938* (出版地、出版社不详,1941), p. 24.

⑧ “Report of Some of the Patients Injured by Bombing”,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3<sup>rd</sup> Year of the Canton Hospital of Dr.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937 - 1938* (The Too Leung Printing Press, 1938), pp. 20 - 21.

⑨ John B. Powell, *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5), pp. 307 - 308.

⑩ 朱江:《南通的魏特琳——麦文果》,《中国档案》2009年第7期,第82—83页。

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湖州福音医院院长孟杰带领部分职员撤到杭州时,除救治难民外,还在第二广济医院服务,“花了很大精力对难民营里将近1万妇女和儿童进行照料,对他们作预防注射、除虱和传染病隔离”。<sup>①</sup>广州博济医院也为来自外地的难民提供了医疗服务。<sup>②</sup>

教会医院的上述活动既有外国人主持,又有中国职员参与,体现了中外人士在医疗和社会救助方面的合作。但是,一旦离开第三国的身份,许多工作难以开展。如,1938年7月,汾阳医院在周以德回美国后,由中国人王清负责,医院在门口悬挂美国国旗,仅能勉强维持。<sup>③</sup>不过,教会医院的运作及其救护活动也将中国与美、英等国的民间交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教会医院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不得不面对以下严峻的实际问题。

首先是日军侵犯医院权益。教会医院作为第三国在华传教机构,积极从事红十字救济。因此,其权益理应受到尊重,交战国不能侵犯和干涉。但是,日军占领教会医院所在城市后,往往侵及包括教会医院权益在内的第三国利益。1937年12月17日,芜湖弋矶山医院院长包让(Robert E. Brown)就向美国驻沪总领事报告了日军侵占该地后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包括拔掉属于该院的一只船上的美国国旗。<sup>④</sup>一些暂时关闭或撤离的教会医院,要求归还产业、重新开业时也遭到日军的干涉。湖州福音医院在1938年重返湖州时,几经交涉方能重新开业,然后才要回了原来的医院建筑。<sup>⑤</sup>此外,尚有其他侵犯教会医院权益的行为。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士兵侵入鼓楼医院,抢劫职员财物、开枪恫吓外籍职员。<sup>⑥</sup>该院医生威尔逊为抗议日军的抢劫与强奸而致函日本驻华大使馆,但仍无济于事。<sup>⑦</sup>另如,日军攻占山西汾阳后,要求进驻汾阳医院,经院长周以德出面与日军交涉,日军才撤出了该院。<sup>⑧</sup>日军占据临清后,侵扰华美医院的做法非常隐晦。据该院1937年报告称,日本的军医一直向该院“购买药物,并经常‘借’外科器材”,而该院却“不能得到来自天津或上海的供给”,以弥补这些方面的损失。<sup>⑨</sup>

其次是日本侵略者干预医院管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教会医疗事业进行限制管理,且干涉日渐增多。1936年,东北一些护士学校的学生还可以到关内参加护士全国会考。到1937年,日伪当局就禁止这些学校的学生到关内参加考试了。<sup>⑩</sup>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日军对新占领区的教会医院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如,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在芜湖陷落后的八个月内,遭到驻芜湖日军多方干预、刁难。具体干预、刁难行为如下:1.“除非职员向医院辞职外,不许发给医院职员离芜通行证”。2.“禁止医院汽车夫开车”。3.“禁止医院夜间所有电灯,不能发出一线之光,而日本司令部电灯,亮如白日”。4.“要求医院当局送青年妇女入城登记,而日本高级长官,已准许在院登记”。5.“医院在中国政府管理之下,准许医院发给注射霍乱及伤寒针之证明书,而日军不接收”。6.“因医院当局不许日军事当局违法引渡院内某女医师,而日军强硬要搜查美国财产”。

① 弗雷德·普鲁斯普·孟杰著:《关于湖州福音医院的工作报告》,《湖州文史》第5辑,第179—180页。

② “Report of Public Health Work”, *Annual Report for the 103<sup>rd</sup> Year of the Canton Hospital of Dr.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937-1938*, p. 30.

③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第7页。

④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p. 409.

⑤ 弗雷德·普鲁斯普·孟杰著:《关于湖州福音医院的工作报告》,《湖州文史》第5辑,第179页。

⑥ 章开沅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第299页。

⑦ 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1页。

⑧ 白林海主编:《山西省汾阳医院志》,第7页。

⑨ *Annual Report of the Lintsing Memorial Hospital, Lintsing, Shantung, China, 1937*, p. 12.

⑩ 陈玺珍:《十四年来奴隶生活下的东北护士》,《中国护士季刊》第1卷第4期,1947年10月,第25—26页。

7. 日军以该院附设之分院“未经日军许可开诊病人，勒令停止，同时又威逼美医师，然美政府及医院之精神，总胜过一切，现在仍然开设诊治病人。”<sup>8</sup> “医院门口，有日军岗位，而随时威吓来院病人，并驱来往住民，随时随便查视职员通行证，并时有抢夺人家之食物、物件等情”。<sup>①</sup> 日军的这些做法显然侵犯了第三国利益。

三是日军阻挠救治中国伤兵。按照国际法，教会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名义下救治伤兵完全是正当合法的。但是，日军却对之进行阻挠或破坏。一方面，日军阻止教会医院收治中国伤兵。1938年2月，日军攻陷山西汾阳后，周以德打着美国国旗、红十字会旗前去救治受伤的守城中国士兵，却两次遭到日军阻止。<sup>②</sup> 另一方面，日军要求有的教会医院交出已经收治的中国伤兵。1938年4月，烟台的美国长老会医院收治了中国游击队的伤兵，事后日方要求医院交出这些伤兵，交日方处置。但是，该院予以拒绝，并向美国驻华大使求助。<sup>③</sup> 日军在进入杭州城时曾允许广济医院收治103名中国伤兵，前提是这些伤兵在战事结束前不得外出。然而，1938年7月30日，日军以防范这些伤兵与游击队发生关系为由，将103名伤兵强行带走并关押。该院院长苏达立（Stephen Douglas Sturton）据理力争无效，后又经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sup>④</sup> 但是，日军并未释放这些伤兵，后来仅为缓和事态，先允许苏达立前往探视，继而又允许他前去治疗这些伤兵。<sup>⑤</sup>

四是干扰教会医院收容难民。安庆同仁医院在安庆沦陷后，曾收容难民650人，并为妇女、儿童提供相应保护。但是，日军要求该院将难民从医院迁出。出于对难民安全的考虑，该院不愿在不安全的情况下迁出难民。到1938年8月底，由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该院才在最后期限前被迫将难民迁到附近的空房子里，这样既可以提供保护，又满足了日本人的要求。<sup>⑥</sup>

日军的上述行为使教会医院的医疗与慈善救助事业困难重重。日军之所以干预教会医院，甚至干涉医院的慈善救助活动，除去对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蔑视之外，那就是对占领区西方势力的反对和敌视。诚如贝德士（M. Searle Bates）所言：“日本人不愿意把外国传教士看作是占领区拥有‘正义’和影响力的人，也不愿意把教会看作是合法的，而是将之视为可疑的机构。”<sup>⑦</sup> 因此，教会医院不仅要面对战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还要应付日军的敌对行为。尽管如此，不少教会医院依然克服各种困难，继续维持，在医疗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教会医院与欧美国家对日交涉

1937—1938年间，日军对待教会医院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侵犯了欧美国家的在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时日本与欧美国家在远东地区的复杂关系。欧美各国历来重视本国在华利益，并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保护本国教会在华传教事业；有时为保护教会医院，以利传教事业，常对华进行交涉，甚至使用炮舰政策以达其目的。<sup>⑧</sup> 中日全面开战以来，它们作

① 《芜湖医院不断工作》，上海《申报》，1938年10月11日，第8版。

② Edward J. Rozek ed., *Walter H. Judd: Chronicles of a Statesman*, pp. 68-69.

③ 《敌压迫烟台美医院交出伤兵已遭拒绝》，汉口《申报》，1938年4月10日，第1版。

④ 《抗敌兵侵入教会医院劫去我伤兵百零三人》，《新华日报》，1938年8月5日，第2版；《抗日违背约言 沪英领提出抗议》，香港《申报》，1938年8月6日，第2版。

⑤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From Mission Hospital to Concentration Camp* (London and Edinburgh: Marshall, Morgan & Scott, Limited, 1949), pp. 84-85.

⑥ Harry B. Taylor, *My Cup Runneth Over* (Ambler, Pa: Trinity Press, 1968), pp. 196, 198.

⑦ Wilber C. Harr ed., *Frontie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Since 1938*, p. 4.

⑧ 参见李传斌《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3页。

为交战国之外的第三国,有权利和义务保护本国教会在华利益。

就教会医院而言,寻求外交保护是其在遭受受害后的第一反应。在中日交战状态下,中国政府虽有遵守条约义务,但不可能保护各教会医院免受日军的侵害。因此,各教会医院和相关教会往往会在事后及时向本国驻华领事馆或使馆报告,寻求获得本国政府的保护。1937年8月17日,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被炸,该院护士长傅汝爱(Nancy Fry)随即将被炸一事报告美国驻沪总领事,总领事将此事报告了美国政府。<sup>①</sup>1937年11月12日,无锡圣公会普仁医院遭到日机轰炸后,院长李克立即打电话向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ter Johnson)做了报告。<sup>②</sup>1938年5月13日,日机轰炸郑州,华美医院被炸,该院“以敌机竟不顾国际公法,有意挑衅”,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报告一切”。<sup>③</sup>诸如此类的举动可以说是各教会医院在遭受日军侵害之后的惯常之举。

因此,欧美各国政府对于日军侵害教会医院的行为,以及教会的请求采取了一定的外交措施。1937年9月,有媒体评论美国处理日机轰炸惠安医院时就指出:“美教堂、学校、医院被炸者,已属第四次,一般相信,美对此苦心经营之慈善教育及传教机关,横遭日本摧毁,决不肯轻易放松。”<sup>④</sup>的确,欧美各国针对教会医院遭受日军侵害行为进行了外交交涉。

欧美各国因教会医院而进行的对日交涉,首先是针对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行为。日本全面侵华后所进行的无差别轰炸,不仅使各国在华传教事业受损,而且使其外交人员、军舰等遭到攻击。因此,英、美、德、法等国都对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作了外交抗议。如,英国就针对日机攻击其驻华大使车队抗议称:“尽管非战斗人员,包括有关国家的居民必须接受由于战斗所间接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的风险,但是国际法最古老和得到最广泛承认的规则之一是严格禁止对非战斗人员直接和故意的攻击,无论是在爆发敌对行动区域内或是区域以外。”<sup>⑤</sup>这些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各国对日军轰炸教会医院的态度。

针对教会医院遭到轰炸的具体事件,欧美各国驻华领事、大使都主张对日交涉,并采取外交行动。1937年9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对日机轰炸屋顶悬挂美国国旗的惠安医院“极为重视”,认为日本“违背国际公法”,“请向日大使交涉”<sup>⑥</sup>;美国驻华大使也“电告国务卿,请向日交涉”。<sup>⑦</sup>1938年9月7日,广西梧州的思达公医院被炸,驻粤美国领事将其被炸情形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报告,同时提出“抗议办法之建议”,美国驻港总领事“当即拟具抗议书,递交驻港日总领事”,指出轰炸之事实外,“促使日本政府注意,并要求保证以后不有同样事件发生”,日本总领事则将抗议书电传至东京。<sup>⑧</sup>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曾多次就教会医院遭到日机轰炸而向日本外交当局提出交涉。同样,日军轰炸广州时,杜美医院(即韬美医院)被炸,法国领事提出抗议;法国驻日大使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并认为这种行为影响“法日邦交”。<sup>⑨</sup>当时“停泊广州港外之法舰水兵,业已登陆,保护

① 《日机轰炸美医院 美领电美报告》,上海《申报》,1937年8月26日,第2版。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pp. 377-378.

③ 《郑州六安昨均被狂炸》,汉口《申报》,1938年5月14日,第1版。

④ 《惠安医院被炸》,《真光杂志》第36卷第11号,1937年11月,第54页。

⑤ 杨夏鸣、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页。

⑥ 《日机轰炸惠州美医院 美总领请向日交涉》,上海《申报临时夕刊》(第25号),1937年9月14日,第1版;另参见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pp. 323-324.

⑦ 《惠安医院被炸》,《真光杂志》第36卷第11号,1937年11月,第54页。

⑧ 《梧州思达医院被炸,美总领向日抗议》,香港《申报》,1938年9月21日,第4版;参见《敌空袭梧州毁美医院 美总领向敌强硬抗议》,《新华日报》,1938年9月21日,第2版。

⑨ 《广州被惨炸事法向日抗议》,汉口《申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杜美医院”。<sup>①</sup>但是,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会为保护医院而采取此类军事行动。这反映了欧美国家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不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因此而卷入中日战争。

面对各国的抗议和交涉,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必要回应。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曾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当面确认,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轰炸美国在华教会医院的事件<sup>②</sup>;日本外务省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日本军队无意袭击不设防的城市、医院、火车以及非军事用途的小汽车”。<sup>③</sup>然而,这种外交表态与日军持续不断轰炸教会医院等其他侵害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欧美各国在教会医院接连遭到轰炸后,多次向日本提出抗议。针对具体的抗议事件,日本在外交上除表示尊重各国在华利益或不予答复之外,还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应对。

1. 找理由加以拒绝。对于法国抗议日机轰炸广州,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的答复是:“广州设防,故日机之轰炸为合法之行为。”<sup>④</sup>这无异于拒绝了法方抗议。广西梧州思达公医院远离其他建筑和军事设施,并悬挂有美国国旗。当该院被炸后,美国提出抗议。日本则找出了冠冕堂皇的两个理由加以拒绝。一是日本曾于1938年3月4日要求提供外人在广东、广西的财产位置、使用的旗帜及其他信息,然而据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汇报,日方并没有获得任何信息;二是日机在轰炸梧州时,遭到了来自城东的防御炮火。<sup>⑤</sup>

2. 找理由进行搪塞。日本甚至以不知道外国在华财产的位置、看不清外国在华财产的标志、天气原因等作为轰炸第三国财产的借口。1937年8月,美国就南通基督医院被炸一事向日本提出交涉。日本在对此事件表示遗憾的同时,表示轰炸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不能看清轰炸目标所致;同时要求美国提供美国人和美国财产所处位置的清单,以便采取预防措施。<sup>⑥</sup>事实上,南通基督医院的被炸在时人看来就是有意轰炸<sup>⑦</sup>,日本的外交答复完全是搪塞。事后,美国向日方提供了在华财产的清单。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教会医院等在华财产不受轰炸。

在抗议日军侵害教会医院的同时,欧美各国向日本提出了赔偿教会医院等财产损失的要求。1937年12月24日,英国浸礼会的周村复育医院被日机轰炸。事后,该院向英国驻青岛总领事翰垒德(H. F. Handley-Derry)提出要求日本赔偿。翰垒德向英国驻华大使汇报。随后,英国驻华大使向日本驻华外交官提出了赔偿要求。面对各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日本往往以“难以调查”为由,在赔偿问题上并不积极。因此,这些遭到轰炸、破坏的医院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到1938年4月,日本驻华大使馆才对1937年9月遭到轰炸的惠州教堂赔偿港银2360元,时人对此评论道:“外人教会受日机轰炸,由日方给予偿金,此尚为首次。”<sup>⑧</sup>对于1937年9月遭到轰炸的惠安医院,日本在美国的抗议与索赔要求之下,表示道歉,但迟至1938年9月24日才赔偿该院。<sup>⑨</sup>对于有的教会医院而言,日方的赔偿根本无法到位。以南通基督医院为例,美国曾在1937年8月对日交涉时提出赔

① 《英美法领事调查被炸惨状》,汉口《申报》,1938年6月7日,第1版。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p. 334.

③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2册,第204页。

④ 《广州被炸惨状向日抗议》,汉口《申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⑤ “Blame for Mission Bombing Denie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28, 1938; “No Information On Wuchow Hospital Given, Japanese Say”, *The China Press*, September 22, 1938.

⑥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pp. 269-270.

⑦ 《日本故意轰炸南通基督医院》,上海《申报临时夕刊》(第7号),1937年8月27日,第1版。此外,无锡普仁医院院长李克乐等亲历者都指出自己所属教会医院遭到了日机的故意轰炸。

⑧ 《惠州教堂被炸 敌赔偿损失》,上海《申报》,1938年4月23日,第2版。

⑨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页。

偿问题<sup>①</sup>；该院在当年10月又提出赔偿要求，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但直到1938年9月，美国政府同日本的交涉仍然未取得成功；1939年3月，美国的基督会还向本国驻沪总领事致函，声明证据的可靠性。然而，日本的赔偿却迟迟没能到位，最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赔偿。<sup>②</sup>

此外，欧美各国就归还被占教会医院、教会医院内部事务等与日本进行交涉。总体而言，归还被日军占据的教会医院的处理相对容易。欧美各国教会在战事平静后，往往会通过本国政府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归还教会医院的要求。由于欧美各国在远东的中立国地位，日军不得不将所占教会医院归还各国教会。到1938年，一些曾经被日军占据的教会医院先后回到各教会手中。至于日军干预教会医院内部事务，有的教会医院向本国驻华外交当局提出应予以阻止的要求。如，芜湖弋矶山医院就向美国官方报告了日军扯毁美国国旗等事，烟台长老会医院、杭州广济医院分别就日军要求交出伤兵，向本国大使或领事寻求外交帮助。然而，这些交涉事件大多没有引起欧美各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纠纷。

欧美各国在日本肆意扩大侵略的背景下，面对本国在华教会医院等财产遭受损失，往往只是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赔偿，并没有其他强烈反应。日本也没有因为侵害教会医院等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而与之关系破裂。这一切正是英美等国在中国全面抗战之初，继续推行远东绥靖政策的产物。不仅对待教会医院如此，英美等国在整体上对待日本侵害其在华利益及侨民生命财产也是如此。当时，英美等国对于日本在华行为的政策是“一方面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继续实行妥协政策，较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在华权益与日本进行交涉甚至妥协。”<sup>③</sup>因此，路透社在报道英国因大使遇袭对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时，就指出英国抗议的基调是“谨慎和适度”的，英国“没有暗示进行报复”。<sup>④</sup>一些教会受本国政府远东政策的影响，主张秉承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1937年，美国差会就非常时期传教士在华工作所发表的宣言中声称：“无论如何，在华之教士只能希到七月十六日赫尔宣言中所提示外交上之保护。教士生命财产之损失，不能酿成一种局势，而使美国陷入战事漩涡中。如教会财产遭受损失，应以和平手段磋商办法。”<sup>⑤</sup>

在欧美各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的妥协政策下，日本毫不顾忌各国的外交抗议。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欧美各国因教会医院等在华利益受损而进行对日交涉，几乎没有任何效果。1939年8月2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官员“向日方提出五个月来第三十三次之轰炸教产抗议”，这次抗议是针对日机轰炸湖南某地美国教会及其医院而提出的。<sup>⑥</sup>五个月内，美国提出33次抗议，既反映了日本对第三国在华利益的蔑视，也表明了外交抗议的苍白无力。

因此，欧美国家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绥靖政策，既助长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使自身深受其害。诚如当时媒体评论日机轰炸美国教会医院时所称，对于日本违背国际法的轰炸行为，“美苟踌躇莫决，必增加日本狂妄无忌之心理”。<sup>⑦</sup>美国报人鲍维尔(John B. Powell)在评论美国远东政策时也说：“我们国务院的这种软弱、犹豫不决的政策，促使了日本人反复无常地对待美国人及其在远东的利益。”<sup>⑧</sup>事实的确如此。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在268所新教教会医院中，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Vol. IV, p. 282.

② 参见李江《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事实》，王栋云主编：《博物苑》(总第13期)，第88—94页。

③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④ 杨夏鸣、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册，第599页。

⑤ 《美国差会关于宣教士于非常时期在华工作之宣言》，《兴华》第34卷第43期，1937年11月10日，第14页。

⑥ 《湘美教产被炸 美使抗议》，上海《申报》，1939年8月3日，第6版。

⑦ 《惠安医院被炸 美使请提交涉》，上海《申报》，1937年9月15日，第2版。

⑧ John B. Powell, *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 p. 310.

有 62 所受到侵害,占总数的 23%;其中遭到轰炸的有 13 所,被毁的有 10 所,遭到焚烧的有 3 所,受损的有 7 所,被占据的有 8 所,遭劫掠的有 3 所,关闭的有 12 所,遭到干涉的有 6 所。<sup>①</sup>这 62 所教会医院中,除去 1938 年 10 月之前的 34 所之外,新增加的 28 所主要来自湖南、广西、陕西、山西、四川、河南等省。

日本无差别轰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中国人丧失抵抗意志,攻击外人在华机构也有驱逐他国在华势力的意图。<sup>②</sup>正是在狂热的战争野心驱使下,日本才会做出上述外交与军事行为,根本不顾国际法与国际舆论。1939 年,华北的不少英国教会医院在日本的反英运动中被迫关闭。<sup>③</sup>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占区的英美等国教会医院被日军占据和接收。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之际,又想起了国际法与人道主义。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经瑞士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通过驻瑞士公使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表达日方抗议。日本指责美国违背战时国际法,使用新型炸弹(即原子弹),同时指出:“美不顾国际法规与人道之根本原则,竟对日本各都市大事盲目轰炸,杀伤老幼妇孺甚众,并炸毁多数神社、佛阁、学校、医院与普通民房住宅等,此次复使用此种新型无差别性及残虐性之炸弹,实系于人类文化史上新添一面罪恶记事,日本政府于此,以日政府名义并全人类及文明之名义,严重抗议,纠正美政府之不法行为,要求其反省外,并要求美政府即行停止使用该项违反人道之新型炸弹。”<sup>④</sup>然而,日本发动战争机器时对于公理与正义却是毫不顾忌的。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教会医院虽然遭受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但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得以在交战地区存在。它们与后方的教会医院一起积极从事各种医疗和社会救助活动,发挥了其应有之作用。传教士的服务精神也得到中国人的高度评价,诚如时论所言:“此种伟大之精神,已博得我国社会上广大之感动与敬佩。”<sup>⑤</sup>欧美国家因教会医院遭到日军轰炸、破坏与侵扰,虽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在其推行远东绥靖政策的情况下,并未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在此国际背景之下,教会医院特殊的国际身份并不能使其得到应有的充分保护。这不仅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暴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欧美各国远东绥靖政策的产物。

[作者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K. C. Wong, “The Council on Medical Mission”,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21<sup>st</sup> issue, 1938 - 1939, pp. 334, 335 - 337.

② 《外籍七医师吁请各国速停止接济日军》,香港《申报》,1938 年 7 月 1 日,第 4 版。

③ 《华北被侵占区内英教会医院厄运》,上海《申报》,1939 年 10 月 31 日,第 9 版。

④ 《日政府经由瑞士向美提严重抗议》,上海《申报》,1945 年 8 月 12 日,第 1 版。

⑤ 《美教徒不愿撤退宣扬基督教义》,《真光杂志》第 36 卷第 10 号,1937 年 10 月,第 51 页。